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二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門生喬時敏校友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館課

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往哲垂文六籍啓傳心之奥王人邁訓多聞維建事之圖況講幄之宏開實熈朝之鉅典敢因

蒙誦籀附章箴恭惟　○○○○道超三極化暢六幽寶籙新膺式舉臨雝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謙光夙浹於泰交畜德允符於乾健故嘗首敕延義邇英之閣特寫尚書無逸之篇玉座晏清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已掩漢烈於石渠同軒皇之特室矣頃者西偏告病小醜阻兵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甄廢殆謂飛書走檄將非誦記之秋而緩頰談心不適撫髀之用坐令作機詎謂怠荒碩臣以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

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雲之翳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濯溉已之不克敵焉是求鶴列已嚴於麗譙虎旅徒翔於疆場皆有虞樹德苗格舞干而姬后敗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而有不貢則修言廟堂藏戰勝之師樽俎寓折衝之勢訓辭在御握簡神於遊讌至道參前束帶威於擐甲勿謂弛張之異術遂譬尋何爲迂疎維開寶太平之時寔艸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興於臥側鼓桴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德日覽

三篇之益院闢崇文況茲燕燕之期可忘新新之
益臣章縫賤士佔畢庸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
吐兩嚴眷壁庶遺緒之未亡幸遇清時遽叨右職
陸生詎就非逢馬上之君賈誼才疎久愧夜分之
對循名而所居曷任校實而所說何書敢罄狂言
以招官謗伏願重道崇儒經文緯武山維累土勿
虧一簣之功海總谷王無取細流之擇則垂衣裳
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朝封狼胥而立碣臣無
任云
云

備荒弭盜議

歲自申酉以來關隴河洛齊代之間多苦旱吳楚苦澇民轉徙及瘠死者幾半叛人負山阻澤爲羣盜相望而起無幾何復大旱赤地民不得蒔種者茲且方萬里矣執事者咨備之無具而姑議救又患於救之無策而復議備舌敝智殫而不得其要領愚試以見事度勢揣變以爲今天下不憂荒而憂盜不必策弭盜而策備荒也夫編民業已知就

死坐而待槁民受其病而國勢猶不至大壞設萬有不可測一不逞之夫徼亂以貸其死指賑救以望人腹勢且易動故曰今天下不憂饑而憂盜也雖然饑實驅之矣故曰策今者不急弭盜而急備荒也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賸而下不濫家修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兩

謂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嬴官擅利權而民受利實義倉於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其惠夫濟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鍰悉用粟不得代以金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聚畜積

多寡而議之爾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子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倉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散之則義倉之遺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詳而末弊或作勵而旋廢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史者有不以金錢乎贖公田租稅有升斛入者乎哉且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上固

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
而廉者則姑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
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廩藏自惟
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侵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
已夫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
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
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其秩
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空陳
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檄百姓平價糴之不

浹日盡矣貧民不得微升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釐毫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所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横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加以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服言備前者大滌時吏勸令富家出粟賑貧民捐瘠滿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賑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骼在澤谷而其膏脂

在史策衆矣盖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饑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則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滉瀁者在數里之外而桔槹浸灌取之數步之内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瀦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悉循　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

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之制一如嘉靖時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於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倉

多雜以濕鬱故農不傷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討實無善於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姦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

考

屯政考

屯政之興自漢武昭神爵初趙充國以屯制諸羌而其後伊吾澠中金城之間往往有田官戍卒三國時棗祇營許下而諸葛出斜谷羊祜實淮襄此俱功績焯然傳著言屯田者必宗焉然皆以軍興

佐旦夕之急爲方圓一時便宜經制宏遠未遑矣
而唐之法最備唐開府軍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
寺泊諸鎮軍所領則棊布天下其功庸煩省收率
之多少皆決于尚書省不輸不調而兵食足故自
周幾千年而兵與農始復合夫井田以農寓兵而
屯田令兵歸農廣陜之勢稍有間近古以來兵制
之善未有也擴騎藩鎮既變而屯法陵遲至元和
而甚然韓重華以振武一開墾田三千八百餘頃
歲收粟二十萬石亟減營門州寧歲三十萬石得

人任法豈不易然宋端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爲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而時承五季將士慓悍之後武臣聰瞀暮惰卒弊耕作恕密疏卽不能役將慮生變而承矩亦偪抑羣議事幾輟然竟以成功自是屢建屢廢廷臣終持空文而外迫强寇故令論兵其無制而貧弱者言宋明初得天下戍卒徧於列郡衞所鱗立知鄭州蘇琦陳時政其一言屯田積粟當上意而沐英梁埜仙帖木兒之說進於是開屯寧夏蜀滇閩而

遂益推廣之軍屯之盛諸邊多者至數萬頃諸行省浙最號少戎事猶二千二百頃有奇嘗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又能諸關守卒悉令屯田永樂間益廣遼東屯令徵牛朝鮮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屯粟最下詔褒美又遣各省按察僉事稽其事至宣德以後而兼理提督之員日益設或以御史以都御史以僉場侍郎以副使以通判而承平既久居位者不措以軍伍爲意所用取文籍而已溝脞

廣之間必有省視者武爵既墜而其人又多闒茸其豪者或牟所部善地及所儲細糧丁壯又從而雀鼠耗竊之其地之密邇都下者膏腴割於權臣而士日以失業自宣德景泰時御史張敘言大同地平曠空粟麥多爲鎮守所據學士商輅亦言外地廣袤而負城堡饒腴者盡勳戚入爲莊田總參以下部分其餘土無便因可耕法制之弛靡從來久矣而迨弘治則鹽法遂壞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粟二斗五升則與引一支鹽淮

場入輕而利厚於是巨商大駔役致游民耕塞外曠地以私立創立壕堡爲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粟益充羨市糴愈平邊民易於生殖戍伍中甘肅寧夏之間粟石僅易銀二錢虜奪氣不甚敢迫近

孝宗始即位徐溥爲内閣而戶部尚書葉淇與廣陵大賈婣遂奏改折課塞上田者皆棄來歸熟田復爲榛莽而邊地空戍者單弱墜業粟價踊甚待餉内地悉國家之力以奉邊士而不足塞上益多事戍卒假貸燧荷旃而無暇言錢鏄矣以故今之

言屯法鹽法必相比以談背的然能析初制之善與後之害不待日而當復而終未有敢斷行之者夫民各自養則均足養於人則憂養人則詘必然之勢也故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儌待者憂供者詘故令天下財力竭也以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竭以內地養邊儌而竭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而竭夫執戈殳驍戰鬬能捍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游手而偷取

食者罷民也而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游手偷取食者其一也有事而求執戈受驍戰鬬必反募之民廪之此所謂勤苦養游惰也宣宗時尚書黃福言自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皆河壖地請以軍民十萬人屯之可多致穀贍國用甚便於是遣吏部郎中趙新等挨視淮河燕齊等善地可墾者上之會有沮其事以爲徒紛擾軍民常業議遂罷而丘濬王鏊輩號爲名儒皆紛紛言京東及三邊地當募民爲營省漕運費近日京東之議既行而久

不得其要領亦能去財賦專倚辦東南而力益窘
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髀以屬右髀無益於右
而左必大傷諺曰欲爲吏觀成事利成不處害成
不能去相戒曰必勿動動其有亂故劉瑾賊閹也
慨然思邊備之不足欲修舉其制於是奏遣御史
胡汝礪等度諸屯田瑾不知所以曠蕩優恤之而
徒慕浮奇以入多而先者爲功當是時諸鎭責屯
糧甚急而寧夏尤甚安化王寘戍卒怨怒遂爲亂
後凡言修屯田以瑾爲鑒矣是以新田不可墾故

田又不可守議未與緩棄之可百年方與急責之
必旦夕議徙民虞其擾議募民虞其聚而無功不
可散也議給牛種予田本則假貸用未成即稅之
既成又爲勢家所請其舊用淪江海者田去而課
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者猶
惡薄田耳責收於他故而民嗜荒初流亡者猶冀
人子責償於他戶而中人始逃去於是諸屯田大
抵皆爲斥券而召人承佃不復拘軍民矣單不獨
苦無田反爲田困而逃故接壤之饒地民者士不

得正視諸惡海所求棄去而不可得故今天下之極疲茶而不可易振者無甚屯軍而論者獨泄泄然獨以劉瑾為戒躓而傷足因而廢履計莫失於此愚故採取大略始所以得今失之者作屯政考

疏

議國計疏

陛下深計廣覽俯納部議閔然下部令令羣臣得人自竭圖所以裕久遠救乏絕者各為奏以上臣至愚謹昧死頓首言臣聞之管仲曰利出一孔者

國無敵出二孔者四鄰畏出三孔者約出四孔者危言出利之塗欲隘也今浮冗之費散不復收仍橐之蠹重不復反在宮庭者入而不復出在疆埸者出而不復入上下俱竭而中肥公私兩盡而敵飽盛者撲滿決者漏巵溝澮爲輸歸墟職泄蓋不啻千百孔而已古之立國者必計其常賦而經用之於是有三年之積九年之通未聞入少而出顧反多者今無入之出歲以百萬即舊積若坻勢必立盡特以大侵故窘遂見耳如貞爲一切苟簡之

術不過賣爵贖獄幾幸一時臣恐倫惡之餘應者
將寡頃目巨萬自難取集雖幸而豐稔新稅舊逋
未易併責即使能輸百萬之由固不足償也
聖主賢公卿當御布列不以此時大懲其舊而痛
洗之徒廩廩組綴如小夫有朝不夕有今無備恐
非帝王計百世並長承善事完算矣臣請言其大
者今天下事有當亟為而不敢為者有當亟已而
不敢已者二者臣所謂大蠹也二者不大懲不痛
洗雖計然駢足立無救於事所謂當亟為者邊事

宗藩也方　肅皇帝時財盡於戰士死於虜四方
騷然而斧藏詘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
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縮而士死於措克分
國[illegible]賦給之貪不止奪士半餉子之盜不息夫虜
豺狠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能與之
抗乎邊臣挾虜而求益餉討臣能弗予乎前事不
節而至於此矣後又將奈何方六國之事秦也彼
亦知割地之費而必出此者弗能戰也然為六國
忠計無如戰今雖名臣畜虜其實秦之形非割地

巳食吾地之膏髓堂堂天朝下比六國建藩總鎭者皆自謂干城曾無一人恥之臣竊惑焉夫忠憤愊臆之士非寡也其兵耎耎不敢出口者兵不練而備無具懼首事之釁也然甘肅河湟之間巳日日中虜戰形成矣臣以爲宜愼選撫臣大帥責以訓練大要以必戰爲主而無遂絕虜第謹與之約勿令有益小寇則裁其賞大寇則絕其貢虜或者悔禍而貪漢物未敢遽自決益以其間厲兵屯牧萬一猶可捍圉乎如蹈此不改日益月長使耄夫當

驕虜牧豎牟疲卒禍之及也何日之有哉然而當事者勿敢譚猶曰難爲也至於宗祿之告詘其必不可繼人人明知矣往者　陛下親遣給事中適行諸王國問便宜事報命既竣而議俱寢何也不過曰裁之易譁也縱之易橫也而又有更舊制之咎然則借令今諸侯有强若漢七國者將遂聽之已乎夫中尉以下疏屬也能共未封者而漸及其未襲者又不徒能之而少爲之業材者獲仕而壯者獲耕奚患於譁爲齊民即有司以齊民治之奚

患於横變而通之以保　子　矣谷其悖然猶左
右盼而不敢動臣誠不知其　夫爲諸行省藩牧
者數歳而徙爲諸邊督撫總兵者數歳而徙得徙
而已不顧後害至若　君相當爲百世計慮何委
何待而直以旦夕爲事易曰剛柔以濟臣以爲二
者之弊棘矣縱欲苟旦夕近利亦不安泄泄於此
也夫　陛下所欲講求者今歳之急務而臣誦陳
說規遠事取效於數歳之後誠知其迂闊無當然
二者不治財終難生故願　陛下少留意所謂當

亟已者內外供費也夫人主子養天下宜與天下爲修齋易豐則用大牲損則享二簋自郊祭重事猶可減損況奉養好用之閒哉衛文公小國諸侯也其遷邢丘冠大練衣大布緜自非薄故轉徙之餘伯功復振其宮也騋牝三千詩人稱之令以
陛下明聖當時之艱儉非難爲也夫一餐之費當中人一家之貲大官所進六宮所需日以千金
陛下誠爲民故自貶損第減半膳而月得五百金矣金花百萬本以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於是焉

取正統以來始爲御用今取者已有浮溢而進者多出後備令急就緩又非計也　陛下即不能遽如　祖制悉推而公之塗且損數十萬寛肩驢之困而又下詔令諸司無廝漫計第使各覈所司者誰爲冗食當去何役非亟當緩有用一而糜什者何也當除何者實亡矣而費尚存當罷令戸工光祿太僕虛實相通也緩急相權也庶其稍濟乎凡臣所陳者非欲苟一歲巳也今歲即粗給明年復然後年亦復然以三百餘萬之入而歲支四百餘

萬之出必瓦礫爲金江海化粟乃無患耳不然臣不知國家何恃而恬嬉若是是故不重邊餉不議宗藩不節內供不革冗費不歲省百萬雖有太公管仲不能爲　陛下晝半策臣豎儒也何足以與於持籌之數哉臣不勝憤激惶悚之至

正紀綱厚風俗疏

今天下綱紐頹解風俗靡壞逆象成沴鬱爲災厲民間垂白之老共相嗟異謂百年以來未嘗見此因指以爲大變臣恐莫知擇言竊謂今日之患有

作水旱者紀綱風俗是也炎炎赫赫上亢下焦貨利焚灼餘燎愈熾金石之土解體流俗滲漉之患也胥爾命之曰旱決過隄防浸淫無紀象恭滔天陸沉波流命之曰潦人事既善雖有災無害也禹湯是已如因而不更日以轉甚雖歲當大有何益於治臣不勝款款輒敢忘其罪為　陛下悉纖陳之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不交而下不安易之否曰天地不交而上下不通也漢臣徐樂曰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夫不交為否而不

安為上策　陛下撫泰寧之運建泰山之業何樂
而令出於此君與羣臣一身也首反顧而足却心
有慮而目眯令心不處形首不顧足矣頃誰能發
動以經歲章疏批答匝月迺下或便寢閣不報臣
庶皇惑靡知所繇有託身禁庭而迥若萬里況於
疏遠則朝廷之與臣工不交者一矣公卿總樞臺
省匡議共濟謂何耳今大臣所是小臣所非相援
相訐似成曹偶下以非法爭法上以煩言止言箝
簡為律負薪救火弊以彌甚或一議反覆而數月

未定一語糾結而累牘不止殿陛之上幾若訟庭大臣之與小臣不交者二矣漢詔刺史十二條大半以治不法吏令撫按監司養交持祿但徇利目不問臧否及所上考課撫按索之監司監司索之郡縣轉相告索刻牘所載半其自署黑白倒置惜然不知大吏之與有司不交者三矣比者饑疫頻起上厪聖慮禱祈蠲發勤勤至厚守令號爲親民僵仆滿目啼號盈耳而漫不爲意守令之與百姓不交者四矣兼以兵不安營伍而虐將帥仕不

安官職而希捷徑愚者不安愚而效巧貧者不安貧而效富此臣所謂不安者四也上則朝廷而迨縣令皆不安下將奚堪下則吏隸而迨卿士皆不安上將奚堪今已極壞後當如之何哉精神不運而問紀綱紀綱不調而問風俗馬不進而策車衛不設而咎馬皆大謬也奇譎變幻日新月盛當事者治之既不可容之則愈恣懲羹墜殰對而太息

陛下又置之不圖天下何賴焉以臣之愚觀今日之勢　皇上聖武明睿治非難成也蓋朝講具

文也名對故事也然宜上意擴衆情天地以交臣
庶以安以斷國是則議定以甄材品則選公以彰
軌物則行必高拱端議而五判附臣故曰治易成
也臣聞謀國者重則法重然古今重臣有二權臣
重於敵主良臣重於得主使天下窺見君相之間
不勝隔絶故物情疑而執政輕横議滋而主威奪
陛下誠親遇輔佐與之朝夕更引六曹臺諫陳
策畢議二三大臣相與揚榷其可否而致行之則
臣主相合以成其重而國體日尊矣自古堂陛不

交而能成紀綱風俗者臣未之聞　陛下留意采
擇敢冒死以陳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今天下之勢如漏舟汎江海濡衣袽解㡘被叫呼
狂顧塞此潰彼假令風濟波解猶幸無事萬分有
不幸衝飈怒濤又震擊之雖有童昏之人猶知其
難也今東南關蜀之間旱荒幾歲矣賑發而公帑
盡貸而巨家盡因仍累年而權宜一切之法盡
之近千萬里而轉移交輸之方盡挾此四盡尙且

夕以待之今歲曰庶其有年而猶不免有衝颷怒
濤震擊之患雖臣至愚猶爲國家憂之今所用以
弭災變者臣知之矣上曰飭厲下曰條奏憲令具
議論殫上下交儆盛美可載而災變卒不可弭徒
滋文言無爲也坊市見童共揭持土龍紙幡喻喻
趍赤日下其於致雨萬不可得人皆知之文言無
實何異於是行令者曰申飭未嚴也嚴矣而沮格
猶是進陳者曰條奏未悉也悉矣而寢閣猶是上
不能以一令行於下而下亦不能以一言行於上

舌燥耳煩生怠敢厭臣竊謂上下一間耳呼召之不得其應籲號之不能聽焉況茫茫上天而欲持空言華詞責之感應不亦誕謬哉臣聞古者君相之以天下任也其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王以降至於卿士庶人各有所省咸引愆於躬勉率厥職求閒有交相委過者人君天之子也謹告洊至將自責不暇如曰登尊在我百司庶僚責且愈分更誰爲天子任之臣又聞君者陽象也臣者陰象也各得其職則交成其和陽

上仁陰主義仁逮下義急公故好生歸在天子奉法歸在有司無使逆焉逆則成沴古之刑人也不以春夏不上於大夫不得已而論一人必於市士三奏之君爲之不舉樂不御膳其於罪辟如此之重也故好生者不避庖厨況其甚焉者乎今世法網弛漏有司或以仁爲名未有斷然爲上守法之志而一二大獄宥出士師辟由主上或於讌樂之中薄示刑罰是羣下反竊仁譽而朝廷反有嚴稱也陰陽乖迕無大於是且人主即天也喧之則日

濡之則雨爲烈日與爲甘雨是在　陛下其又奚讓焉　陛下即欲厲諸司何不一臨朝堂以奬率之即憂刑獄冤濫何不節喜怒身爲之平人主誠爲天下任過則大臣必爲人主任勞小臣必爲大臣任奔走各自任而功日就而議論日省誰敢有擾令不恭者故臣以爲今日之務在有實事而其權在　皇上惟垂意財決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今有人乘漏舟適游遇風恬不知懼者必非人情臣願　陛下取今日之勢而武維之也天下幸甚

議處京操班軍疏

臣謹奏議處京操班軍以崇實政以重根本事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國之大戒也蓋蒐苗獮狩閒以之興銷兵鑄鐻忝以之敗豈非謂不測之慮常起于治平之朝而土崩瓦解之禍往往乘虛不知兵之後耶故與其過而廢之也毋寧與其過而留之此長慮却顧之說而敀切于今日之計者也夫今武備稍稍稍弛矣而京師爲大京營之弊亦不勝筭矣而其所最不便者則班軍是也臣請爲

皇上陳之班軍之制自永樂初年以京師兵少調中都大寧山東河南諸軍更番入衛即于三大營操練蓋昉古踐更之法以擁衛都畿壯觀京闕明居重馭輕之體示臂指相使之勢豈不善哉顧法久而弊令久而玩至于今則甚病于軍而無益于國矣何者臣觀今之班軍非老弱不堪則貧餓無依者也夫居則投石超距出則衝鋒陷敵此士卒之事也而老弱而貧餓豈國家所以養兵之意乎臣詢其故則方其遣戍也富者以行賄自免貧

者須津貼就道及其上班也或困于工作之繁與
適于私門之役占以故在班也未嘗有鋒鏑死亡
之憂而不勝其往來跋涉之苦在國也未嘗收捍
邊禦敵之績而不免于道塗供億之煩嗟夫國家
亦何賴于此也臣以爲及今不調剤而振刷之日
復一日愈難治矣盖目前之計凡有四一曰革頂
替以清默夫頂替之所以多者以富人不樂行而
領班之將往往入其賂而代之募也盖今京營之
所操大抵取盈于都市之游惰非爲甲而今爲乙

其長不敢詰其帥又不暇以詰是所謂蠹者不操而操者非軍也臣請令所在衛所嚴覈其名籍而擇將領之廉能者率以入戍有冒替者坐之則軍無影占而練習之效亦為不虛矣二曰汰老弱以實軍伍今上班之軍數幾四萬而老羸餓疾者不啻十二三也夫以兵召之而以老羸餓疾者應之蕃威之地幾為贍老食貧之府甚亡謂也臣請令各衛所當輪戍將精簡其强壯者以充有老弱者出之即以其弟子僉替庶乎兵皆少壯而京軍之

精采一振矣三曰優行糧以紓士心夫人情離鄉
土棄父母捐妻子而千里就役旅況可憫矣貧民
居且不能自贍而況于道路之供億官長之需索
又胡以應之此班軍之所以愈不堪也臣請自今
稍優其餉而將領之貪黷無狀者許所司得以不
時糾察此亦所以勸其樂于趨事而忘其勞也四
曰省工役以作士氣夫上有工作其不能不以煩
民者勢也至于班軍行卽苦跋涉居卽苦練習而
稍閒則又以工作驅之敝其筋骨耗其形神而以

責其投石超距之勇不亦奢騏驥之足而望之千里乎臣愚以為國家大役水衡之金錢足以充顧役之費而弗復以累班軍此不惟休之使有所息肩亦所以鼓其氣而開其樂就之門也夫革頂替汰老弱則法行而知畏優行擬省工作則惠行而知懷下以使班軍懷而上以為國家用者計無出于此矣抑臣過計非獨班軍也所謂頂替老弱之弊在十二團營亦不少矣夫團營者簡三大營之精銳而聚之空其人人可以戰也而覈考其實

或不然蓋市人往往入籍其中以廪廪儳當開操
時首兜鍪荷戈戟與衆俯仰大帥按籍而閱之以
爲無闕伍而已而不知其膂力技藝之何如也以
是人而欲責之斬將搴旗先登陷陣之勇其將能
乎臣以爲此尤不可不飭也矣　祖宗所以必資
外衛者非直以勞敵郡國爲京師兵少也然以七
十二衛之衆舉天下不能當京師所患果在少哉
使京營誠嚴而尺籍誠嚴莫不沉鷙勇猛足以待
敵則班軍亦可省云省班軍之勞首以專京軍之

務用亦古人貴精不貴多之意也是在我　皇上
卓覽博識斷而行之而又委重于大師之能者數
年之間必睹其成績矣斯又萬世之慮不妨與前
說並行者也方今北虜納款三陲宴然而臣幸遭
不諱兵之　朝故敢進其桑土衣袽之慮以爲根
本之助伏惟　聖明裁察臣愚不勝惓惓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爲莫賅於孟氏之一言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與者得失順逆也奚根奚柢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且不得與誰爲與者我且不得知誰爲知者求其根柢予奪竟不可得遂强委之曰是殆有眞根柢予奪之者歟若上之命下而東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窈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爲天爲命非以天司命也然物有往復而我之聰明智慮無去來役者不居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

而我俟內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覺
聲臭之初照徹覩聞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
任衆象而自賦之謂俟卽晷刻而坐歷元會變混
闢而不磨一眞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易知我
無壞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終身
適弊而不得頃日之息知則役隸而驅走之耳而
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強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
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玩其潛躍飛伏耳而
我立矣居俟其馳立俟其行旣至矣莫識其所以

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爲知命者殆亦[illegible]
其不可知者耶噫不知之知至矣哉

候氣說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夫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備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也闔不測成通聖人合其闔而用其通於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

知道因嘯嗡呻備聞於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氣氤氳翕散均觸乎物而為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徵妙噫亦謬矣候氣之法始見於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之灰覆以緹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

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躋欵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獺祭歲貢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祭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與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微非有他謬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由於管自清自濁陽萌於

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爲君聲因天
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綱故足貴
也而鄙生小術務新聽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
來去古甚遠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
甚遠而李氏信口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
夫歷世以降聞解非乏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於
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
氣辨聲可爲左驗至于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
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爲確矣大

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飇爲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泥於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諧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養心說

余讀孟子書論心操舍出入莫知其鄉至其養心莫善於寡慾蓋嘿然深思焉夫慾安從生哉則心之接物而生也心接物而生慾慾逐物而害心故

養心者去其害心者已矣芟稂莠除螟螣所以養木也禁斧斤驅牛羊所以養木也凡言養者戒其戕賊以全其生機物之生機自足吾無以養之去其戕生者而物之養得矣心之生機自足吾無以益之去其戕生者而心之養得矣余聞養生家者言五色曚目故遠色而不睞所以養目也五聲聵耳故屏聲而不聽所以養耳也多慾亂心故絕嗜慾而不撓所以養心也然慾可絕乎人生不能不資物爲用資物爲用故目日睞焉耳日聽焉心日

甚存接則有嗜有嗜則有慾安可絕也亦寡之而已矣古之君子不廢衣食而無養心不廢男女而無淫心芬華炫目眎之若無見也靡麗盈耳聽之若無聞也彼且奚操邪慾者非自外入由中馳也中苟不馳日見可欲而不亂中苟馳即未見可欲而亂矣且必待幽寂以爲養乎則必以非幽寂也而養輟矣必藉誦讀以爲養乎則必以非誦讀也而養弛矣動靜在心不在其境元氣內固外邪不乘心應爲理心溺爲慾能幽寂者幽寂亦溺也

號誦讀者誦讀亦溺也即令屛居一室朝夕墳典

耳目不與物接乃其意念起滅憧憧往來俄而天

飛俄而淵淪胥必日游乎汾華靡麗之途乃始爲

慾哉哉能習禪入定一念不起蕭戕賊未去而生

機已息矣要在其得養乎故曰寡慾不曰絶慾譬

諸草植隨地取者生意自完非從外益滋培保護

乃合其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

養心之說也

一貫忠恕說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爲是借言之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說而龐雜俗儒愈起分別而增葛藤懸纏謬忠恕之外爲無一忠恕道天下之外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失悟者見其二焉爾今夫人不忠則僞不恕則私私僞雜其中是不一也于是與物爲搆日以心鬭隔形骸于一膜起藩籬于帷闥相刃相劘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渙然不相通是不貫也是不忠恕即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僞恕者無私無僞無私則在我盡撤其

際險以通于天下天下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
同然共得共適而溥溥含盡盡歸一腔歸我帷闥
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必通是忠恕即一一則貫也
而奈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即忠恕則一貫庸
行耳孔子何不公語洙泗羣弟子而獨挈之以祕
傳曾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後謬耶曰凡借
言者是本不可名假托之以明若二物然而道亘
古今必與寧有二耶即無論孔氏雖堯舜以來所
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勉

之則名忠恕故愚嘗竊論若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形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已反身而誠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強恕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已立人達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學者之忠恕是已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專求其敝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已善哉程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此與違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夫忠恕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纖毫隔閡哉故曰聖人安之則一貫學者勉之則忠恕曾氏功力將純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尚隔故僅開其勉者異者造不異者道則紫陽之稱借言也其毋乃太分別與雖然一者渾渾淪淪不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難之而道遠故直發之曰忠恕紫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遠故又解之曰借言而均一明道覺人之心有所不得已者夫吾又聞紫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嘗有誤

孫學茲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解

窮理盡性至命解

問窮理曰川窮於海其實未虧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于木其實未虧而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於命曷明之明之以子思孟子之言也二子俱常言命常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

無聲吾烏得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烏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言必救諸末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聾其耳目而不能返聖人曰是不有處於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流同而成俗以爲是固然耳聖人曰是不有處於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名又倚理者

[illegible]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於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不可名矣而强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爲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非習爲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卽理爲性卽性爲命俱窮俱盡三歸於一而一者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

乎宴容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邪回也如愚故庶幾焉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爲富而無盡者以爲羸如居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羸爲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於命斯不待覆覩而可知矣然窮理非躐閉見也盡性非刻意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冰之爲水則不必鑿冰而更求水故知命者必知則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即窮而無盡即盡也[illegible]

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即有以愚之
說爲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評

評至言昌言雅言

夫言有舉之謬其實擬之失其倫而裨於時合於
上者有舉之而不謬於實擬之而不失其倫而無
合於上無裨於時者禹進戒虞舜稱丹朱賈山摩
漢文取喻亡秦非其類矣宮室馳道之淫攡摧壓
之成禁帝之恭儉豈其及是而論者謂山固亦有

助焉故言有謬實失倫而合於上裨於時者至言是也灌唐之季仲長公理著昌言三十四篇杜牧之作罪言論山東方鎮此皆憤懣偪側廣引直陳救弊則抉其原籌策則蹈其窾而時未有聽行之者故言有無謬實失倫而不合於上不裨於時者昌言罪言是也兹豈工拙異哉其聽言則異矣予讀公理理亂篇至狠守庖虎牧三豚輒惋恨不能已已至淸世矯枉過正之說灑然心踼之夫世非少願治之君相驟易之而已甚救敗者非也漢亡

於懦唐喪於弱强臣閹尹殿軏若相蒙襲故崔子
論政而仲長興歎厥指殆可覩巳牧言不取山東
則兵不可息而推本於朝廷自治斯所謂識時務
見本原者哉蓋明上能覽於不必然之原而褒主
恬於已然之禍言之難易遂因之攻其所不然者
順而攻其所巳然者逆三言之有遇不遇無怪也
然則為君子寧激談過計自白於方盛之世無使
亂成事去巳受能言之名若阮言之而又自引為
罪其情彌苦而世彌下矣然則其文若何曰至言

切直而能優裕者也其悖廢也有餘諷其引古也識其大端正救其失而寛以繩之諫之善物也其盛世之言乎昌言泛濫廣肆意罄而詞盡憤俗之極談罪言嗛嗛焉未達旨其猶有懼思焉命曰罪言亦志懼也皆衰世之文也然其盛與衰俱不在言在其遇故予評三子言而始終悲其遇有幸不幸焉

辨

比周驕泰和同辨

物之相似者多矣未有能相易者禾莠貌也鼠璞名也見玉而名之鼠見禾而斥之莠者非狂則惑形肖跡緣以相易莫甚于君子小人嘷自昔小人其所以指詈君子者有不以爲朋黨者邪有不以爲使氣作威而自恣傲者邪之二者皆君子所加罪於小人而小人反抗眉信臆明致而覆坐之其有定乎其無定乎且烏乎致吾辯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不一二詞至衡舉而質之者三曰比周驕泰和同說者曰此如陰陽矣晝夜矣而觀者不知其

爲陰陽晝夜也吾爲廣大無邊闊尺幅也彼詭而張之亦無邊闊尺幅吾或謫其善緣附爲不廣而彼曰協恭而交驩者何也爾爲私哉修心之似泰也無論已即戚施而僂者彼且不難於捉髮而營我曰于于者何也同惡者同也同德者亦同也此則曰貌爭而不失和彼則曰貌同而意且異離則信之滅人以實而且令人失實盜人以名而且以不祥易之後之爲小人滋巧而鑑滋淆又烏乎置吾辨儒者不得已而爲之說曰原心其公者爲朋

爲泰爲和私者爲比爲驕爲同君子之與天下也如一身然氣滃然游於毛髮指擠而無底滞者周也周故耳目之用不攝而通手足不相謂而喻者和也和而脉暢轄解神以貽懌者泰也周生和和生泰均生於公小人若禽鹿然喜則交頸蹈足蹌蹌焉怒則僨張憍虛弗弗焉聚居接穴同處而相賊也小人之未得勢也必求比不早販窺望同進退唯諾弗比也比得而驕其居勢者不勝其盛氣人附已隨而與之人與已愕不怡必擊之排之故

小人或恃比而遂驕或驕而喜同以比於天下均
生於私雖然所謂心者君子所自信而小人所自
幸不可測者也人不能自暴其信而能匿其僞然
是六者又淆然而無定名在唐也驩兜共工命曰
黨在漢也李固陳蕃亦命曰黨邪也勑幾而后敢
曰泰和辛也崇飲而相逐又曰泰和爲君子則擯
小人爲小人又擯君子夫天下之爲君子或寡矣
斷朋黨恣傲之名其必歸之君子矣吾又烏置辯
邪雖然有眞焉爲君子者必夷以朗易親而雖狎

小人必險以昧可狎而難持君子若日若河海若
條風小人者矯而周也吾見其谿谷焉狎而畢也
若蛇虺伏也飾而和也其矛戟錚錚也吾之心又
若止水焉一望而知其何若人真之邇也操以術
則不幾矣夫子所稱二說者皆其章於處物而設
於身望而可見者吾所謂真機耳何暇索之冥冥
哉然君子而必遺世絕類持其身若拘囚則其與
小人辨也誠易使其異乎小人則君子無貴也以
其不甚異而異之故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泰而不驕吁亢也拘也不足爲君子道亦明矣

擬與友人論文書

僕也謇非能爲文也與之言文猶未能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搉之僕聞之曰發言爲詩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作内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決之耳夫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強

言者乍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飾其猶善也
傳說者直之則漏飾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
殆聲化焉況于意揣想決從事于冥冥之間者哉
夫妄聽之而妄臆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
博引旁合秖益為妄知道者未始一聆焉故孔子
之所謂詞達言有蓄也如水澄渟淵滙決決然其
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鮮然爾涸其源枯
其實而又奚遊焉凡文之組綴藻繪矜飾乎外者
皆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

之無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爲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謂揚子雲書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揚子雲所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實有所契非苟相詡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自少懸隔如以詞雖鴈行可也僕稚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恨乃知秦篇漢製不乏于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乃剌謬耳前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

為西京則已為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
繩墨度材考室堂寢奕然何必據虒祁而始稱宮
撤其藩闌其廬何怪于戶牖之殊構也然不特唐
宋之作異于秦漢即秦漢亦異于秦漢各發于竅
而無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而左氏
簡嚴國策宏爽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晉策
雄奇若誼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海有言玄
黃金碧亦合其美並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惑于後
世哉必相摹而後為文是典謨以後商周不得稱

渾噩又何論秦漢邪今世學者不勝其變終身守
數十百字便爲博古不惟神氣意色去之愈遠而
裒集累牘蔽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更自推
第動云西京建安以還湔洗欲盡雖盛世多材乎
司馬子長之儔亦未宜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
術識者謂經亡于漢令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
之業壞于明僕甚憂之足下何以喻我

歇菴集卷之二十終